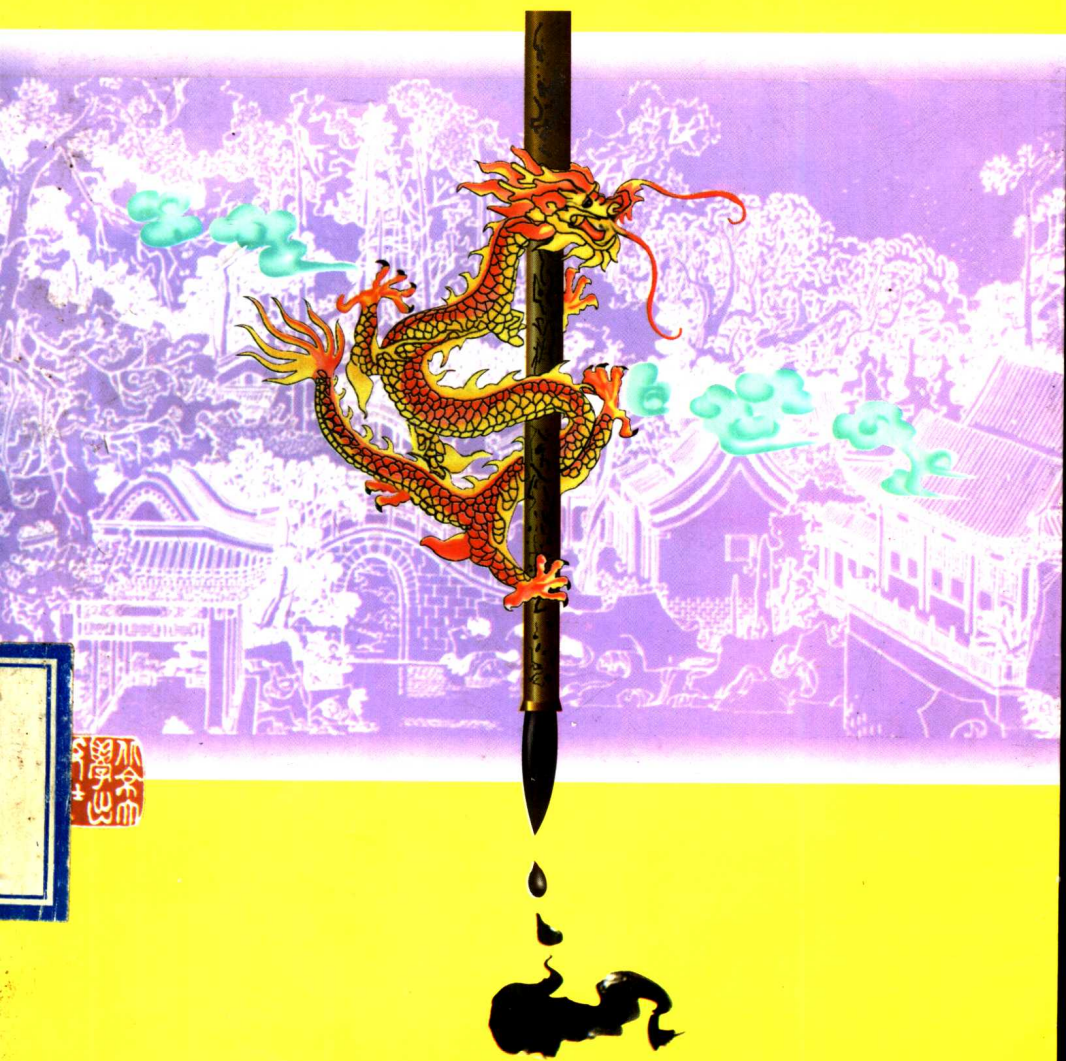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

[韩国] 吴淳邦 著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

[韩国] 吴淳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韩)吴淳邦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

ISBN 7-301-02924-1

I. 清… II. 吴… III. 长篇小说:讽刺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7.41

书 名: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

著作责任者: [韩]吴淳邦著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2924-1/I · 371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55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序

陈平原

记得是四年前的事情了。也是盛夏，燕园里来了位韩国学者，指名道姓要与我进行“学术交流”。这种没有事先联系，近乎突然袭击的访问，让人感觉不大愉快。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不无勉强地接待了这位远方的来客。

“我叫吴淳邦，是韩国蔚山大学的副教授。这是我在台湾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请先生指教。”说完，递上厚厚一本论文打印稿，然后正襟危坐，摆出随时准备答辩的架势。

这么开门见山的自我介绍，倒也别致，最怕的是没完没了的寒暄。凭我的经验，此类客套话不多的外国学者，不是中文表达有困难，就是自视甚高。眼前这位吴先生，汉语说得挺流畅，大概属于第二类。接过论文，一看题目为《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更是不敢等闲视之。

念大学时，受鲁迅杂文影响，再加上年轻气盛，对“讽刺”、“机智”、“幽默”、“喜剧”等特别感兴趣，甚至还选了“讽刺文学”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开始论证选题时，非常得意，自认为有许多新见解。及至真正动手，方才意识到啃了块硬骨头。阅读作品，考辨史实，这相对好办些，无非多下点功夫。最头疼的是“讽刺”概念的界定，以及如何描述其在文体、风格、趣味、技

巧之间的自由移动。刚好那时北京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我必须提前半年毕业，于是将此论文匆匆打发出去。

十年寒窗，三篇学位论文中，数硕士论文最煞风景，这点我心里很清楚。因此，不时会冒出重上梁山再论“讽刺”的念头。可惜，一晃就是十年，尚未找到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案。当我表示愿意“拜读”吴君大著时，并非纯属外交辞令。这题目，起码让我怦然心动，初则惊喜，继而惭愧。

毕竟是初步踏勘过，我知道，这矿藏不大好开采。对外国学者来说，谈“讽刺”更是不容易。如果只论述讽刺对象，那好办，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有真贪官与伪君子，而且手去大同小异；不过，一旦涉及讽刺方式，比如说表现技法以及背后隐含的审美趣味，可就不大好说了。鲁迅曾经抱怨《儒林外史》之不为世人所欣赏，并将此风尚归之于“留学生漫天塞地”（《叶紫作〈丰收〉序》）。不能理解《儒林外史》的“伟大”者，并非只是留学生；揣测鲁迅的用意，大概是指西洋“文学概论”训练出来的眼光，欣赏不了此类不以情节、人物，而以细节和风韵取胜的“讽刺小说”。可以褒扬英雄气壮的《水浒传》，也可以赞叹儿女情长的《红楼梦》，但就是难以领略这同样深深浸润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儒林外史》，实在有点遗憾。领略讽刺小说中那些难以言传的微妙之趣，需要机智，需要幽默，更需要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这对外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

周作人谈论日本文学，特别喜欢“揭穿人情的机微”、略带玩世不恭态度的川柳（《日本的讽刺诗》），近乎说笑话、“其歇语必使人捧腹绝倒”的落语（《日本的落语》），以及“平凡的述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的滑稽本和俳文（《读日本文化书》）。如此叙述日本文学传统，自是有感于“中国文学美术中滑稽的分子似乎太是缺乏”。而缺少笑声、不够幽默，在周氏看来，乃是国民性格

不健全的征候。除此之外，周氏之喜欢谈论日本文学中“滑稽”与“洒脱”这一侧面，或许与其最能体现论者的批评眼光与鉴赏口味有关。在《日本的讽刺诗》中，周氏提到川柳的特色在于：“其所讽刺者并不限于特殊事项，即极平常的习惯言动，也因了奇警的着眼与造句，可以变成极妙的略画。”而领略这种“毫不客气而又很有含蓄”的讽刺，需要对该民族的文化习俗乃至性情趣味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故而，周氏如此谈论日本文化，表面上语气谦恭，骨子里却颇为倨傲，甚至不无自我炫耀的意味。实际上，以文化趣味论，周氏也确有可以炫耀的本钱。

尽管周作人对中国文学受道学及八股影响，难得洒脱与诙谐，甚不以为然；可《谈日本文化书》中仍承认《儒林外史》能“描写气质”，与日本的滑稽本不无相通之处。以日本的“滑稽”来评价中国的“讽刺”，就好像以英国的“幽默”来衡量日本的“滑稽”一样，当然只能是“都不很像”。论及在中国提倡“滑稽”与“幽默”，周作人、林语堂功不可没；只是作为史学研究，以“滑稽”或“幽默”为标准来贬斥“讽刺”，则有欠公平。倘若换一个角度，讨论中国的寓言、民谣、笑话乃至今天仍很活跃的杂文与相声，可知中国的“讽刺”并不贫乏。至于吴君论题所及的清代长篇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西游补》、《何典》以及晚清李伯元、吴趼人等人著述，更是大有可观。

吴淳邦君对中国的“讽刺小说”情有独衷，以晚清为硕士论文选题，又以清代为博士论文范围。前者，吴趼人是主将；后者，自然又是以吴敬梓为中心。聊天时，我曾讥笑其“存有私心”，没想到吴君竟毫无反应。看来，此君与安徽全椒吴、广东佛山吴“了无干系”。

近年吴君治学日渐精细，教学之余，还与同好组织了中国小说研究会，刊行了二十几期《中国小说研究会报》，其精力充沛雄

心勃勃真令人羡慕。不过，我也注意到，吴君近年更关心“小说”，而不是“讽刺”。真想建议他别丢了“讽刺”，此乃了解中国文学以及中国人心灵的一把很好的钥匙。

可古语云：“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当年知难而退，如今怎好意思为人家出谋划策？

1995年7月29日于京西平晓居

自序

讽刺小说发展到清代，其产量与艺术水准已经相当可观，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主要流派。但其研究一向被忽略，直到1920年初期，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才有了概略的分类与评论。至今研究者仍偏于《儒林外史》等单一代表作的分析；有的学者曾以讽刺文学的角度研讨过，然大都仅以短篇的文章探讨整个主题，未免大题小作，且这类文章也少之又少。至于以足够的篇幅与深度，来研讨中国讽刺小说的概观与其独特讽刺风格的，更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讽刺小说的研究领域尚未开拓，值得深入探讨。讽刺小说可算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足以当作长期研究的主题，因此，我先从晚清四大讽刺小说的分析入手，撰成硕士论文。进而扩大范围，以清代的长篇讽刺小说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试图窥探中国讽刺小说的共性与特性。

本书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讨中国讽刺小说的共同特点与发展面貌；第二部分则以清代的代表作品为分析对象，探析作品的内容，借此了解清代讽刺小说的写作方向与风格。

第一部分包括三章。第一章参考古今中外的讽刺观念，从四个角度研讨中国讽刺小说的定义，作为判断讽刺小说的客观标准。第二章从纵的观点研讨中国讽刺小说各阶段的流变情形。第三章以第一章的界说为据，来确定其范围，借此研讨其类型。

第二部分集中分析研讨清代长篇代表作，包括四章：由于中

国讽刺小说也不离传统的讽刺观念，受到美刺说的影响，所以揭露批评人生社会中各种黑暗人事的同时，也塑造了理想世界，以寄托作者的希望。因此，第四、第五、第六三章将作品的描写对象分析归纳，得到十种讽刺对象与两种理想世界，由此可以了解笔锋所指的讽刺方向与作者颂扬贬斥的客观讽刺标准。第七章采用布斯（Wayne C. Booth）的叙事理论，以说明与呈现两种叙事模式，试图解释直斥与婉曲两大讽刺风格所产生的原因与主要表现手法。呈现叙事模式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技巧来表达讽刺，因此由讽刺技巧的两面性质——隐显、婉正、谐戚——来概括其特性，综合分析这些表现技巧。说明与呈现虽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叙事模式，可是在每个作品中，两者都出现，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每部的讽刺风格也有差别，因此以叙事人的干涉活动与讽刺表达角色的运用方式为分类标准，可以获得四种不同的叙事形态，借此四类的比较，可以窥见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其独特的讽刺风格。第八章为结论，依据前面两大部分的探析，对清代长篇讽刺小说作总括评估。

原书写作的一大愿望是想沟通小说作品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将作品的内在分析与注意社会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为此准备有关资料，但因力不从心，无法把握如此庞大的范围，且写作论文时，又身在韩国蔚山，资料的搜集更加困难，所以撰写上受到不少的限制。

在论述过程中，我借用了一些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既不值得夸耀，也不必隐瞒。当然，将西方独特文化中某一特殊时空背景的文学理论移植到东方，此种探讨或许有移橘为枳的风险，况且讽刺在字源与理论观念以及惯用手法上，中西双方颇有出入。任何研究方法都是一种假设，未曾与研究对象结合的任何方法，仍是一种空中楼阁，因此本书主要注重分析作品的内在规律与特性。

由于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范围大、资料多，以外国人的有限能力，往往难以掌握浩瀚无边的中国文学，所以分析时讹谬定然难免。本书虽然只是一种尝试，但真诚希望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些微助益。

本书从选题、提纲到写作成文，始终获得指导老师叶庆炳先生的悉心教诲，对此，衷心铭感。文章的修改方面，乐衡军、林明德两位老师均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写作期间，也曾与蒋秋华、杨儒宾、林保淳等同学共同研讨。由于各位师友的协助，使书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谨申谢忱。不过，文中疏漏仍多，企望博雅君子不吝指出。

1995年7月吴淳邦谨志于汉城梅花书屋

目 次

序	陈平原
---------	-----

自 序

第一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界说	1
第一节 讽刺的基本性质与讽刺对象	2
第二节 写作动机与讽刺目的	5
第三节 理想与讽刺	8
第四节 讽刺技巧的特性	13
第二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演变	25
第一节 讽刺小说的滥觞期	
——先秦寓言与谐谑的讽刺性	25
第二节 讽刺小说的出现期	
——唐传奇的典型短篇讽刺作品	28
第三节 长篇讽刺小说的酝酿期	
——宋元明小说与讽刺小说的发展	31
一、中国小说题材的现实化趋向	31
二、小说作家批评意识的成熟	35
三、小说作家重视小说的社教功能	39

四、讽刺篇幅趋于全面的倾向	46
第四节 长篇讽刺小说的鼎盛期	
——清代讽刺小说概况	48
一、清代前期讽刺小说	48
二、清代后期讽刺小说	51
 第三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范围与类型	57
第一节 中国讽刺小说的范围	57
第二节 中国讽刺小说的类型	73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	75
 第四章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讽刺对象之一	
——官僚政治的腐败	83
第一节 热衷功名的科举士子	84
第二节 芜杂无品的捐官庸吏	93
第三节 见钱眼开的贪官赃吏	101
第四节 刚愎无情的酷官虐吏	109
第五节 恣意颛预辱国的帝王将相	117
 第五章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讽刺对象之二	
——社会风气的堕落	131
第一节 沽名钓誉的文人名士	131
第二节 外是内非的虚伪君子	143
第三节 见利忘义的商人买办	150
第四节 破戒为非的释道末流	159
第五节 病态社会的恶风怪状	168

第六章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理想世界	185
第一节 理想世界的特点与理想国度.....	185
第二节 理想人物与理想表达方式.....	190
第三节 理想表达方式所产生的讽刺意义.....	201
第七章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讽刺表达技巧探析	209
第一节 讽刺技巧的研究方法.....	209
第二节 主观说明叙事模式的表现技巧.....	213
第三节 客观呈现叙事模式的表现技巧.....	223
第四节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四种叙事型态.....	251
第八章 结论	293
重要参考书目	307

第一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界说

讽刺源起于人类对生存的社会现况、风俗习惯，抑或某人某集团做人处事态度的不满，但一时又没有能力做直接的改革或修正时，以机巧隐讳的言语文字，旁敲侧击地指摘事实的真象，以达到引起被讽者觉醒的目的，此便是讽刺的起源。这种以持有强烈现实批评精神为前提的文学传统，中国早在诗三百篇的创作时代，即已开其端绪^①。但是，讽刺理论的建立与发扬，却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那是经由孔子兴观群怨等儒家论诗、春秋列国朝士聘问引诗赋诗以言志的传统，为这种讽刺理论衍其绪，而推扩强化了诗之实用与教化功能的一面。及至《毛诗序》一出，以美刺与风雅颂赋比兴六义相比附，专以美刺来说诗，因此诗似乎只是为了“美刺讽谕”而存在。《毛诗序》这种极端狭隘的观念，正是以政治教化为依据的讽刺诗说的极峰。此后以美刺比兴为论诗标准的讽刺理论，虽代有消长，却始终未曾衰歇^②。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讽刺观念，其历史悠久，且不单纯。可是中国各种文学体裁中，讽刺小说算是起步最晚，到清代才成为长篇小说类型中的一个主要流派。为了给中国讽刺小说做一个较明确的界定，本文一面探讨中国固有的讽刺理论，一面尚希望能援引有关西方学者已研究多年的讽刺理论，以收比较或参照之效，并借此以丰富充实中国讽刺小说的理论。当然，将西方独特文化中某一特殊时空背景的文类移植到东方，此种探讨或许有移橘为枳的风

险，况且讽刺一词在字源与基本观念以及惯用手法等方面，中西双方有所出入。可是就大体来看，讽刺算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古今中外都有讽刺文学，只是其发展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为了给中国讽刺小说寻找更好的界说，通过中西讽刺说法的比较，更能窥见它的真象。

第一节 讽刺的基本性质与讽刺对象

尤维纳利 (Juvenal) 提到讽刺作品的题材范围说：“任何题材都有被讽刺作家利用的可能。讽刺作家不关心事物的本身，而是关心人们对事物的态度。”^③ 讽刺小说的题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各种人事与社会制度，可是尤维纳利特别强调人物在讽刺作品中的重要性，讽刺作家主要以人物为讽刺对象，事物与制度本身并不引起讽刺作家的关心；它们与人生发生关系时，才成为讽刺题材，所以他更具体地说明：“凡人之所为——誓约、恐惧、忿怒、欢心、乐事、职业——都是我们小书的纷杂题材。”^④ 讽刺作家的描写对象就是人的所做所为，以及与其有关的事物与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可是讽刺作家并不关心整个人事，而是对于人事中的某一面异常敏感。鲁迅曾经指出：

它（引者案：指讽刺）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⑤

讽刺作家所关心的事情，并非人生社会的光明面，而是丑陋、荒谬等黑暗面。这些反面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于现实社会，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了，因而不大注意或忽略过去，所以讽刺作家需要敏锐的观察眼光，将这些不合理、不道德的种种问题揭露出来，透过作品，提醒读者注意。然而任何反面现象都可以成为讽刺小说的取材对象吗？讽刺作家虽然主要取材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人事，但这些题材成为讽刺对象，仍需进一步的条件。孟瑶说：

讽刺小说的难处有二：一、作者笔锋所指的讽刺对象，必须是一种值得批评或应该打倒的恶势力。（譬如《儒林外史》中讽刺的最厉害的便是那为害不浅的举业。）否则捉一两个“自己”所不惬心的人或事，来讽刺讥嘲一番，其结果只不过变成了私人的攻讦，不足以入讽刺小说之列。二、作者在字行之间必须有力量使读者明白，他之所以将这对象予以讽刺的理由，那理由也必须是光明正大的真理。^⑥

此段指出讽刺作家应该脱离私人情感的好恶，站在公正的道德立场，持光明正大的理由，将值得批评或攻击的各种恶势力当作讽刺对象。因此讽刺作家通常取材于人在社会上的行为与人性的弱点，例如欲望所造成政治社会上各种的腐败堕落、社会地位与行为之间的矛盾、矫饰以及残暴、荒唐、卑劣等人性的缺点。所以讽刺作家描写讽刺对象时，并不颂扬赞美，而是尽心构思揭发其过失缺点，予以指责批评，因此鲁迅曾经指出一般人对讽刺所持的反面看法说：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

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⑦

讽刺作家眼看各种人生社会的腐败现象，以强烈的道德使命感来批评指责，故讽刺可算是一种攻击。就讽刺的这种性质而言，讽刺并不是美德。因为讽刺作家以人生社会的黑暗人事为讽刺对象，进行批评攻击，所以从被攻击的讽刺对象的立场来看，往往更为难堪或不快。一般人也以为专门揭发别人隐私的讽刺，并不是好事。

讽刺作家主要关心人事的黑暗面，其笔锋带着强烈的攻击性质，我们从讽刺的传统字义上面，可以找到讽刺的这种特性。《说文解字》云：“刺，直伤也。”可见“刺”的原意就含有攻击伤害之意。《战国策·齐策》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高诱注说：“刺，举也。”《文心雕龙·书记篇》也说：“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刺”字引申出揭发、表露之意，且其揭露的内容并非好的一面，而是对方的缺点，就是以揭露某些人事的缺失弱点来攻击指责，因此刺字又引申出指责、责难之意，正如《诗·大雅·瞻卬》篇：“天何以刺”。朱熹《诗集传》所解释的“刺，责”，就是此意。由此可见刺的字义已经说明讽刺的基本性质。所以亚瑟·帕勒得（Arthur Pollard）从不同文类的比较中，找到讽刺的性质，他说：

例如爱与死的经验，都是由于本质上很宏大，而超出了讽刺文所能及的范围。在喜剧与悲剧中，这些经验也许被庆祝、被赞扬。但是讽刺文并不赞扬，它只有贬抑。^⑧

所谓“贬抑”，就是讽刺文学的特性，也就是讽刺小说的基本性质。刺的字义所说的“揭露”与“指责”，即指讽刺的攻击方法，也就